

花城出版社

天 猎

廖振 著



天 猎

廖振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猎/廖振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ISBN 7-5360-3061-4

I. 天… II. 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968 号

天 猎
廖 振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东莞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 插页 220,000 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3061-4

I · 2588 定价: 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反腐败斗争的长篇小说。

离休老干部梁进欢回到当年打游击的三同户家，发现当地野猪肆虐，糟害庄稼，于是发动村民，组织了狩猎队，消灭了野猪群。百姓又反映一种两脚兽——贪官污吏为害更为严重，梁进欢依靠地方党组织，依靠群众，运用战争年代学到的游击经验，打了一场漂亮的反腐败硬仗。

清除腐败分子，老百姓比之为猎杀两脚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因此谓之“天猎”。

目 录

(一) 乡下来信	1
(二) 难出家门	7
(三) 在途中的回忆	15
(四) 荒凉的野猪窝	22
(五) 野猪及官员	27
(六) 从头计议	45
(七) 为情辛苦也甘心	51
(八) 为了猎场得丰收	57
(九) 旗开得胜	67
(十) 得胜再得胜	76
(十一) 意外的参考消息	83
(十二) 打猎写作两不误	95
(十三) 走访阿秀嫂	102
(十四) 四人打围猎	116
(十五) 喜悦篇	128
(十六) 在做客的途中	133
(十七) 在何龙家做客	139
(十八) 野味餐中的思考	145
(十九) 捉贼牯	150
(二十) 李安兰整治古“总统”	160

(二十一) 野猪肉带回野猪窝	175
(二十二) 磨刀不误砍柴工	181
(二十三) 猎队出猎	186
(二十四) 暗中行事	191
(二十五) 又奔猎场	198
(二十六) 打虎的故事(上篇)	203
(二十七) 打虎的故事(下篇)	210
(二十八) 泥浆里的猎场	218
(二十九) 山里山外来消息	225
(三十) 大战草寮坑	234
(三十一) 又暗中行事	240
(三十二) 隐蔽与公开	258
(三十三) 自有巧安排	272
(三十四) 如此选美大会	276

(一) 乡下来信

一九九四年八月，我办了离休。

那天，当我拿着老干部离休证走进家门时，老伴一看，好欢喜，鼓着掌说：“这下好了，我退休，你离休，我们可以百事不管，好好享一享清福了！”我当然也很高兴，因为我多年在市里的小报当记者、编辑，又喜欢搞点文学创作，本是个业余作家，一向是个忙人。可前几年官至副总编，上级又硬叫我分管办公室这一摊子，弄得我哭笑不得，成天更忙着行政事务，有时一天要参加好几个会，搞得昏头转向，很少时间写作，只好夜里晚睡，挤点零碎时间写点东西，打持久战，日积月累，也总算写完三部中长篇的初稿。这其中有一部中篇还是出版社约稿的，且多次来信催稿。可是我无完整的时间改稿，也只好让稿子放着，我心里天天着急。而现在拿着离休证，就意味着我完全摆脱了一切事务的纠缠，以后在我有生之年的全部时间，都归我自由支配了。这对于仍有创作欲望的业余文学作者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叫我怎么不高兴呢？我不禁伸手抚摸了一下老伴的脸蛋，接着笑着在厅子里转了两圈，然后又用钢笔敲着烟灰缸子，手舞足蹈地说：“这下可真的‘解放’了！自由了！自由了！……”

老伴看我欢喜至极的样子，猜着我的心事问我：“你还总写作？”我干脆地回答：“专心写作！”她把头一甩，不大高兴地来了这么几句：“写什么？既然离休了，就好好养身，什么也不要写了！”

那报纸上都说了，现在出书难，有的出版社还要叫作者拿钱，才能出书。这正像有的人说的‘有钱能出书，质量无保证’的年月，出了书又有什么意义？而今不少人都讲发财，看钱不看书了，你莫费力不讨好啊！”

我想了想，这样说：“当前是有些不正常的现象，不但贴钱出书，还出了些毒害人的书。但这是个别的，多数还是走正路的，不是也出了许多好书吗？我既然喜欢搞点业余文学创作，就应尽力奋斗，向人民提供好的精神食粮，这是责任所在！职可退，向前走的步子不能停！再说，过去我是领着国家的工资上大学的，学的就是文学，这学来不用，岂不可惜？要是我能无牵无挂的写点东西，精神有寄托，不空虚，无失落感，身体会更好！”

她仍有牢骚：“更好更好，好什么？你经常躲到办公楼那背角间写作，熬更守夜，家里百事不管，只回来吃三顿饭，往往写入神时，连吃饭也忘了，人一天天瘦下去，还一年也没跟我散几次步，这样正常么？你忘啦，上次我带七岁小孙女去你写作间，她要看小人书，翻来覆去找不着，她就说：‘爷爷，怎么你家没小人书？我家就好多！’你看看，她把你当做别家人了！老实说，我就是怕你累垮身体，才劝你离休后不要再写作的！”

我忽然又塞上一句：“可不写作的人，也不见得比我长命！”

她也很快堵了上来：“反正过去我总迁就你，可现在不了，你得听我安排！”她是有点牛劲的人，如没想好再驳，她会跳起来的。我一时没再出声。稍停她又说：“你想想，那几部中长篇，就是都改出来了，如出版社要你拿钱出版，哪来那么多钱？”

我接话：“喂，我那反映猎人生活的中篇，是出版社的一个大型刊物约稿的，他们看了初稿，说好，要我尽快改好寄去，起码这就不用出钱的吧？这容易成功的事，为什么不干呢？”

她稍为放软了语气：“反正你总有理由！”

我又想了想，问她：“你说听你安排，怎样安排法？”

她神气地说：“早上做操、散步。上午去老干部活动中心活动，唱唱歌，跳跳舞什么的。下午看看书报，谈谈心。晚饭后又散步，然后看新闻和其他电视节目。十点准时熄灯休息。天天如此，不管闲事，美满幸福！”

我冒出一句：“这叫积肥措施，和养猪差不多！”

她又有点火了：“胡说！那一大批离退休人员，多数都是这么过的，都变猪了？这叫养心健身术，安度晚年！”

仔细想来，可也是，而今女的五十五岁退位，男的六十撤兵，就不干公事了，不这样过又怎样度日？顶多再加上当今时兴的打打门球、钓钓鱼、打打扑克或筑筑“长城”（麻将），除此又还有多少事可干呢？然而，又各人的具体情况和爱好及志向不同，不少老干部干得“夕阳红”，极出色。就我而言，人生两大业余爱好，一是常进山住着打打猎；二是写作，仍极想在文学上奋斗一番。但老伴一向反对我打猎，怕不安全，现在绝对不能提，提了会引“火”烧身。而写作嘛，看怎么说吧，若整天在写，不陪老伴谈心散步，恐怕也通不过，她会觉得太冷落，产生孤独感，自己也过意不去。再说我毕竟是老年人了，精力差得多了，如继续长期日夜用脑，可能也受不了，须松紧结合才是。于是，我来个暂时容易通过的折衷方案：“那我总得干点事情，让老年也过得实在一些呀！我半天写作，半天休息，怎么样？”

老伴一听，稍露了点笑容，停了好久才说：“马马虎虎吧！”虽不够痛快，也总算通过了。可过不一会，她又不放心地约法三章说：“你这个人呐，我知道，牛劲十足的，今日可得说话算话啊！要是一高兴就背枪进山打猎，连牛也拉不回来，或写得入神了，又没完没了地日夜连续干了，那样呀，我就缴枪又缴笔了！”

我只好再次保证：“做得！”接着我又补充：“近一两个月，我就半写半休地把那中篇改完，从中抽出一些时间，去阴那山的灵光寺走一走，到汕头看看大海，再前往汤坑的温泉好好洗个温

泉浴，怎么样？”

这讨好见效，老伴听着，真的开怀笑了：“一百个做得！”并趁势开导我：“就是要过得潇洒些嘛！你想想，你一九四七年十三岁，就参加游击队，打了那么多仗，还负过两次伤，为革命辛苦干了近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好好闲歇过一天，就照轮流也该轮到轻松一下了！身体好，就国家的公费医疗也花得少，这就对国家也有好处嘛！外出散心呀，我有计划的，准备去深圳、珠海、厦门、昆明和香港，到时你跟我走就是了。”

我仍顺着说：“可以！”

她来个老天真，伸出手指说：“口说无凭，勾过手指算数！”我只好也伸出手指，和她勾了起来。这样，她觉得吃了定心丸了，便又露出带皱纹的笑脸，深情地看着我，并摸了摸她那有点花白的短发，又表白了一句：“第一次这么听话！”随后她又看了看时钟，已是上午十一点了，她兴高采烈地告知我：“今日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带鱼，我这就做饭去，把带鱼煎得香香的！”我笑着点了点头。可她走到走廊上，还来点老妇人的叨咕：“嫁了你这个人真够意思的了，成年都是下乡再下乡，写作又写作，那大女儿在深圳工作七八年了，也没去看过她。十足的山大王！”我似觉有点理亏，只好任由她去叨咕了。不过，我最后又想了一下，即是：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切都到时再说，反正我要做的事情不做，也会睡不着觉的。

我一时坐在厅子里没事，觉得报纸可能送来了，若拿来饭前一阅，也是一乐，便拿起钥匙，下楼去开信箱了。

当我打开信箱一看，除《南方日报》和《梅州日报》两份报纸外，还有一封我的信。这信没标明邮政编码，没贴邮票，也没出处，只歪歪扭扭地写着这么几个字：“请交 梁进欢老同志收”。看来，此信是托人捎来扔进信箱的。是谁写来的呢？我回到厅子里，与老伴共同拆开一看，竟是如此简单的短信：“阿欢子：

好多人都想你，希望你近日下来见见面！”落款是“的确伯姆”。我不禁激动地长叹一声说：“啊！野猪窝的的确伯姆！这是我的老三同户啊！”是的，游击时期、土改那年和八十年代落实农田山林责任制等历史阶段，我都在她家住过，那亲密程度如鱼水，非同一般。我来不及细想，只问老伴：“你看怎么办？”

她想了想，分析着说：“她没说原因，估计就没什么急事了。我看极可能是而今农村生活好了，老区的群众想起打天下的老同志，想见见面，欢聚一番，开开心！”

我也想了想说：“你讲的有道理，经过严酷斗争的群众，生活一变好，就格外思念昔日战火中的老游击，这是人之常情。就近几年，已有好些离休干部被老区的群众请去旧地重游，看变化，愉快做客。这的确伯姆的邀请嘛，我看要去，这是感情问题。只是什么时候动身，我再考虑一下。”

关于我和的确伯姆曾是生死与共的事情，我和老伴讲过不少，她也早已有深切了解。因此，往常凡是的确伯姆有什么事情或请求，她都极力支持我去办好。现在，她当然也通情达理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过不一会，她干脆给我拿个主意：“我看这样吧，你先集中精力把那中篇改好，寄给出版社，然后再去看望她老人家。到那时，也还是农历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的天气，风和日丽，人家又秋收完毕，你去了，有时间陪你欢聚。这样，写作探亲两不误。”我同意，也点了点头。可她进了厨房，又边切菜边大声对我发出警告：“你这个人呐，我知道，爱打猎，又爱多管农村闲事，那猎枪一扛，或与群众东拉西扯起来，就没完没了，明明说下去几天，就得一两个月，这是一贯的老毛病了。我告诉你啊，要是再这样，我也有办法对付你，起码可以先缴你的枪！”

我忽又觉得这是个麻烦的信号，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老实说，近两年被杂七杂八的事缠着，少下乡和进山打猎了，正想借机重返猎场呢！那猎枪一响呀，心花怒放，赛过省长啊！可老伴又一

再这样限制着，我该如何解脱呢？想来想去，还是这句老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一切都到时再说……

(二) 难出家门

时至一九九四年农历十一月初二，我把中篇小说改完，并寄了出去。完成了一件大事，自是十分高兴，晚上，我叫老伴多炒了两盘菜喝起长乐烧酒来，说：“好好轻松一下，晚上再睡个好觉，明天精神百倍地去看望的确伯姆！”老伴和儿子共清早已知道“的确伯姆”这个外号的来历，可儿媳方艳只晓得这位老人在战争时期救过我，解放后多次下乡工作和平时进山打猎，几乎都住在她家，亲密无间，却不知道这“的确”二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她问我：“阿爸，怎么会有这样古怪的名字？”我想了想，只好又把老调简要重弹了一下，即：她的真名叫李阿英，是从邻省的永定县嫁来长溪乡的。原来没有文化。但她积极好学，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一直坚持上夜校，并达到高小毕业。就在她上夜校的那几年，学校有个讲普通话的外地教师，讲话总爱带个“的确”两字，比如“共产党的确伟大”啦，“中国的确大”啦，“物产的确丰富”啦，等等吧，总之，没有“的确”不成语。因为李阿英听多了，习惯了，自然而然地受到影响，后来她当生产队长，也常讲：“的确要艰苦奋斗！”“的确要搞好生产！”也几乎三句不离“的确”两字，久而久之，人们便都管她叫“的确伯姆”了。最后，我还加重语气说：“她勤劳、正直，又肯帮助人，村里人都很尊敬她！”儿媳接话：“啊，原来她真是个可爱的‘的确伯姆’哟！”我喝了一大口酒，再次表白：“当然啦，要不，我怎么会总念着她

呢!”……

第二天早饭后，我忙着收拾行装，准备前往李坑村管理区的野猪窝看望的确伯姆。可是，当我打开大衣柜一看时，发现我惯常放在柜角头的宝贝——双筒猎枪不见了。心想，老伴常埋怨我的枪抹了枪油，会沾污衣服，也曾多次背着我将枪移放别处。于是，我又在各房间里寻找了一下，没有。我有点急了，忙走进灶间问她：“你把我的枪又乱放到哪里了？”她正在洗着碗，爱理不理地说：“我没摸它！”听她的口气，好像真没动我的枪似的。我有点着惊了，因为这不像丢了鞋袜之类的小物，是会打死人的武器，万一真被坏人偷去，责任难当，问题就大了。我又跺着脚追问她：“你莫儿戏啊，老实说，究竟动没动呀？”她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也不吱声，继续洗碗。这像一锥子也扎不出血来的情景，实在使人难受，不知再说什么好。不过，从她这不在乎又不语中我判断，枪没有丢，可能她搞了鬼，暗藏到什么地方了。因为长期以来，她总担心我打猎不安全，怕误伤人畜，也怕猛兽伤我，现在更怕我上了年纪仍在山野奔跑跌倒，所以她平时露出过这样的话：“你莫没完没了地总讲打猎打猎，我要火了，就把你的枪卖了！有人愿出高价三千元呢！”并与旁人也透露过这个意思，说是要是把那两根铁管子换成一辆老人摩托车，倒还实用些。这么一想，莫不是她真的来个出格的事，把枪出手变钱了？我按捺不住了，又拍着饭桌说：“我老实告诉你啊，我老年两大快乐，一是业余写作，二是业余狩猎，既有精神寄托，又能锻炼身体，缺一不可。你……你要是真的把我的枪搞没了，我就……就……”我没敢“就”出什么来。她也不怕我虚张声势。只用白眼瞪了我一下，仍不发话。这反倒使我更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返回厅里坐着，生着闷气。

过不一会，她从灶间里走出来了，怒气冲冲地指着我说：“你老实交代吧，这几年你打猎，究竟都打了些什么？”然后她在我对

面沙发上坐了下来，等我回答。

看她这凶神样相，使我不快的心情又增加了不安，心想，哪方面烧错香了呢？便不托底地反问：“我没做什么错事呀？你要我交代什么？”

她把沙发扶手一拍：“不单要老实交代，还要老实检讨！不然，我不准你再下乡打猎了！”

要是真的这样对我要起蛮来，那对我这个猎迷来说，则简直是致命的，会气炸肚子的。可又不好跟她硬顶，因为我知道老伴的脾气，向来爱我深而又深，无微不至，而发起火来，也厉害，特别在气头上硬碰一下，她会更凶，挨骂倒还小事，闹得不好则不做饭，到头来还得求她，哄她，好不容易才能慢慢转过脸来，过正常的生活。我早已学精明了，不做那分不清输赢又吃亏的傻事了。所以，此时我反倒强制自己平静下来，淡淡地回答了一句：“反正我下乡也尽做好事，没犯什么错误！”

哪知她来劲了，一再攻我：“没错误？你对我隐瞒错误真相呢！你还对乡村干部和群众说：‘千万不要在我老婆面前说我出洋相的事啊！要是说了，她不但不许我进山打猎，还会缴我的枪的啊！’这是你的原话。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呀？老实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到侄儿严国模家去了，侄媳房兰桂的娘家就在长溪乡，你在乡下的所作所为她全知道，也全跟我说了，现在就看你老实不老实交代了！”

经她这么一说，我预感到什么了，有点心虚，也确实觉得纸已包不住火了，便硬着头皮当做无关紧要地说：“哎呀！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就前两年夜间出猎，误打了人家的狗嘛！我赔啦，赔到主人满意，也没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呀。”

她先不说好坏，却进一步追问我：“总共打了几条？”

我觉得她十分了解情况，如不再实说，她会发更大的火了。停了好一会，我真有点畏畏缩缩地说：“三条，两大一小。”

她从鼻孔里吼出声音来：“哼！三条还少吗？怎么不把全乡的狗都打光，好臭名远扬？”我没出声，好让她的气尽量往下顺一顺，以便对我有利。可她倒了一杯茶水，喝了两口，又追问我：“你究竟是怎么打着狗的？怎样赔的？”

我只好说：“怎样打的？你不会打猎，我说得再详细，你也不明白。不过，这样的情况你可能理解，即有一次我夜间出猎，走到离村七里多路的深山窝里，额头上的猎灯一照，发现一头像狼似的猎物，两只眼睛反射出亮光。我想，人的眼睛不反光，只有夜行动物才如此，而这里又离人家那么远，不是野物才怪呢！便一枪打去，当即毙命。可到跟前翻来覆去一看，不像狼豺，也不像狐狸，主要特征倒像狗。这可怎么办呢？我知道山区人家辛苦，当时狗肉十二元一斤，近三十斤的大狗也能卖三百多元，能换不少油米。猎人应讲道德，不贪便宜，应物归原主，赔偿损失。于是，我用野蕉叶垫肩，扛着死狗回村，挨家挨户招人认领。结果在石头坎找到狗的主人——古祥光大伯。我先道歉，后狗肉全归他出卖，再赔一半狗钱，还买一条九斤的小狗送他喂养。其他两条狗的处理，也与此类似，都圆满解决。我是老游击，会注意群众纪律的！”所说这些，当然是顺势反做她的工作，尽力解脱。

老伴听着，脸面好像宽松了一些。可又讽刺我说：“老游击应是火眼金睛，一目了然，怎么还打着狗？你还成了世界第一大好人了呢！”

这真使我哭笑不得，任由她去评说了。老实说，我虽名气不大，可也当过记者、编辑，官至市报副总编的老游击，而且还是出过几本书的业余作者，倒也还像个人样，在社会上也还算有人尊敬。然而，在爱妻严信玉面前，我可要经常挨“训”，得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且有点敢怒不敢言，似觉有点冤枉。但我早就听有高深学问并有好大身份的好人说过：“男人看妻子是好是坏，主要看她对这个家是往里捞的还是往外扒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老伴当然是往里捞的，全心全意成全这个家的。几十年夫妻，深知的。我还听其他名人说过，在实在意义上而言，“家无严妻，难成事业！”这个“严”，当然是指极深的爱了。在这方面，我是尝到甜头的。她无时不在关心我，我的每一项成绩，都与她的全力支持有关。所以，我就本着这些，时时愿听“训”和接受“再教育”，哪怕哭笑不得也往往“顺一顺”。我这样想来想去，反倒高兴地告诉她：“喂，老伴呐，这……这打狗当然是不对，也都向人家承认过错误。可也因为打狗，我在整个长溪乡出名了，不少人赞扬我了！……”她打断我的话忙问：“怎样个出名和赞扬？”

我告诉她：这些年来，当地社会风气不好，偷鸡吊狗的不少。比如有一个月，有人算着，全乡共被骑摩托的贼人用迷狗药拖走了五十条狗。搞得人心惶惶，防不胜防。还有，附近乡村有几十处小煤窑，一些外来临时工，夜间行猎，戴着矿灯，扛上火药枪，好常在村前村后转来转去，见房前屋后有狗或猫，来个枪响灯熄，摸着装进麻袋，穿山走了，等主人起来，已无影无踪了。每当在这受气之时，群众就说了：“哎，要是那老梁伯打着就好了，他会挨家挨户去认领，还赔得足足的！到底是老同志有良心，讲德性啊！”讲到这里，我特意加重语气向老伴宽慰一句：“你看，这不就挽回影响了嘛！”

她的脸面似乎又松快了一些。但仍不服输地说：“是哩，错误变优点，够本事哩！”

交道打到这个程度，我又趁机转入主攻了：“那你把猎枪放到哪里呀？快拿来吧，我要去搭车走了呀！”

没想到她把脸一板，又神气十足地回潮说：“你可以走，也可以在乡下多住些日子，只是枪，决不能带去！”

我又不高兴地问：“为什么？”

她老调重弹：“理由很简单，一切为了你的安全！”

“不带枪才不安全！我碰着老虎怎么办？”